

谁的爱情不上锁

MY SECRET LOVER

【北大教授联合推荐】

一件隐藏半个世纪的秘密

一段旷世凄美的复杂恋情



南西||著

中国文史

I247.5

N273

【北大教授联合推荐】

一件隐藏半个世纪的秘密

一段旷世凄美的复杂恋情



南西||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在的愛情不上鎖 MY SECRET LOV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的爱情不上锁 / 南西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8

ISBN 7-5034-1400-6

I. 谁… II. 南…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8008 号

谁的爱情不上锁

作 者	南西
策 划	王伍
责任编辑	张春霞
封面设计	姜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4-1400-6/I · 0030
定 价	2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 狄更斯《双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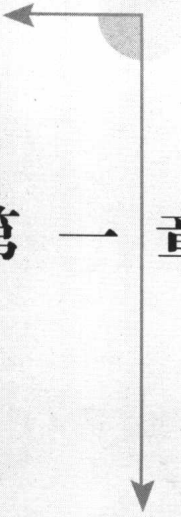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章	把爱情当饭吃	001
第二章	证据	015
第三章	老婆的三种养法	029
第四章	经营丈夫	047
第五章	别人的新娘	063
第六章	驯夫宝典	087
第七章	心事	103
第八章	《大话西游》结束了.....	113
第九章	情人理论	135
第十章	锁中人	155

谁的爱情不上锁
MY SECRET LOVER

目录

第十一章	南非黄金巴西水晶	175
第十二章	全身都在哭泣	193
第十三章	蜕皮	211
第十四章	文盲·流氓	229
第十五章	女鬼	241
第十六章	爱情回家	253
第十七章	同情	267
第十八章	我爱你	281
尾声	谁的爱情	294



第一章 把爱情当饭吃

..... 对她和袁建华的关系，南方人称这种跟有妇之夫同居的女人叫“二奶”，他们的邻居叫他们“噶伙”，刚才电话里那个女人叫徐海霞“姘头”，袁建华的哥儿们叫徐海霞“小蜜”。反正，不管怎么叫，这种关系小说里叫“情人”，法律上将袁建华和徐海霞们统称为“不正当男女关系”。



在那些红瓦绿树掩映下的低层公寓里，分别藏着韩国人包养的二奶，港台商人的情妇，最次也是南方老板的小蜜。

1

在青岛的东部海边，有一大片绿草如茵的居民小区，这里是20世纪90年代最早建起来的所谓“高尚社区”，座山望海，欧式绿化。其实，真正使它声名远播的，还在于它有个民间约定俗成的名字，叫“二奶村”。在那些红瓦绿树掩映下的低层公寓里，分别藏着韩国人包养的二奶，港台商人的情妇，最次也是南方老板的小蜜。

徐海霞最初拉着袁建华来这里租房子的時候，并没感觉到这里的暧昧，她只想到离自己工作的地方较近，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与她的白领身份很相配。直到住了3年后，在一个躁动的春夜，有个像野猫子叫春一样的女人打来电话，骂她是袁建华的二奶，她才蓦然发现，这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上天早注定的。

但是，说她是二奶，倒真让她感到冤枉，简直是窝囊透了。

所以，当徐海霞被钥匙开门声惊醒时，正沉浸在一个荒诞的梦里，一轮红彤彤的太阳正鬼鬼祟祟从西边的山头升起来，将黑色的湛山塔染成砖红色，还把满山遍野含苞待放的槐花苞映成粉红色。

正是在这时，袁建华醉醺醺地撞进门来，徐海霞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墙上的仿古石英钟，两个表针正死死地粘在一起。她听见袁建华在卫生间“哗啦哗啦”地撒尿，知道他的下一个动作是到厨房找水喝，于是悄悄下了床。

袁建华刚向厨房摸去，就听见徐海霞在厨房里“咣”地踢碎了一把暖瓶，隔夜的开水“汩汩”淌了一地。袁建华大

第一章

大概是真的喝多了他小舅子给他灌下的壮阳酒，死活看不开眼色。他腿脚不利索地把碎暖瓶胆茬子往边踢了踢，晃到徐海霞的身后，顺势搂住了她的腰，正喷着酒臭气到处找嘴呢，那两片小巧的嘴唇却突兀地迎上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滚烫的右腮帮子上一下子像盖上了烙铁，疼得他呲牙咧嘴，脑子“吱”地一声醒了，一把把粘在身上的那块烧红的喷着火星的“烙铁”推出去老远。

又是“哐”的一声，徐海霞倒退几步，把灶上一只铝锅撞到地上，袁建华本能地大骂：

“×你娘，你疯了！……”还没闭嘴，左腮上“啪”的一声巨响，整个脸一下子滚烫如火，他的酒醒了一半，终于睁开了眼——

徐海霞双手叉腰倚在橱柜的台面上，染成黄褐色的长发因烫得怪异，又没有梳理，扎煞着，像披着一头人造毛。特别是厨房的节能灯坏了，不停地闪着，照得灯下的徐海霞瘦骨嶙峋，面无血色，又没化妆，五官模糊一片，活像个电脑游戏里跳出来的僵尸，而且整个身体因愤怒而呈现亢奋状态，随时准备扑上来，剥他的皮喝他的血。

袁建华被吓住了，他“我×”一声拔腿就钻进了卧室，在徐海霞的梳妆台镜子前看完左脸看右脸，正扒着脸看，那块镜子“哗啦”一下就滑下来，脸没了，露出了背后的木板，一只刚和镜子亲密接触的不锈钢水杯“骨碌碌”滚下来砸在他脚上，生疼。

袁建华彻底火了，他“霍”地转过身，正迎着向他扑来的徐海霞。徐海霞张牙舞爪，一哭声音就哑：“呸！袁建华！我挣的钱养你全家，你和你小舅子喝酒用的还是我的钱，他叫你回家不是？你回呀，回呀！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

徐海霞称他老婆是
“锅里的”，称自己是“碗
里的”。

袁建华的酒彻底醒了，他招架着，脑子却转得飞快：眼前这个淑女怎么一下子变成母夜叉了，一定是在他喝酒的时候有人对她说了什么。这是反间计，一定是，这么歹毒，一定是“锅里”那女人干的。徐海霞称他老婆是“锅里的”，称自己是“碗里的”，这一下锅碗瓢盆全砸了。

他这一想心里先就胆怯了不少，脑子一分神，就不知如何下手了，趁徐海霞跳起来揪他的头发的时候，他一把搂住她，任她在怀里又踢又咬，眼泪鼻涕浸湿了衬衣——

这就是徐海燕的姐姐徐海霞，在2001年那个春夏之交的夜里，和她同居了7年的情人——38岁的袁建华，第一次彻底撕破着脸。

如果不是这次大闹，如果不是徐海霞为此跑医院发现了一张妊娠化验单，如果不是老太太为此倒下，如果徐海燕不因此去找情人锁……如果……如果，这件事发生后简直如多米诺骨牌，徐海霞只是触动了头一张牌，后面便势如破竹，无法阻挡。

这一次大闹，让徐家每个人几乎重新走上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徐海霞她妈张桂云说这是她们的劫数，时辰到了，每个人在劫难逃。

话说徐海霞在袁建华的怀里哭得几乎断了气，一会儿，就像被妖精吸光了血一样瘫软着往下偎。吓傻了的袁建华把她抱到床垫上，看她软得没了筋骨，用手探她的鼻息，呼吸均匀，大概只是晕过去了。袁建华这才放了心，嘴角露出一丝很浪荡的笑，索性歪到床上，用手开始摸索徐海霞的身体。床上躺着的人没有动静，袁建华喝了肉苁蓉酒，雄性荷尔蒙激增，又

谁的爱情不上锁

加上刚才的一番惊心动魄，刺激得神经高度兴奋，一时欲火难耐，甩了鞋，抱着床上的人乱滚一气。

此刻的徐海霞像只橡胶充气女郎，被袁建华抓在手里，没有任何反应地随着他的动作而动作。

等到屋子里响起带酒味的鼾声，床上的人苏醒了。徐海霞一丝不挂，一动不动，平躺在床上，窗帘也不拉，月亮像被冷冻过的太阳，照得她雪青一片，跟挺尸无异。

这就是做情人的下场，她哀哀地想。

徐海霞这时特别想找个人倾诉，哪怕只是个陌生人，可是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死寂后，一滴眼泪顺眼角流到耳朵里，千年的眼泪刹不住了。7年了，身边的人还是那个人吗？

对她和袁建华的关系，南方人称这种跟有妇之夫同居的女人“二奶”，前提是男人有钱，金屋藏娇。但现在徐海霞在养活袁建华的全家，这又有点“包爷”的味道，这又是种什么关系？他们的邻居叫他们“噶伙”，刚才电话里那个女人叫徐海霞“姘头”，袁建华的哥们儿叫徐海霞“小蜜”。反正，不管怎么叫，这种关系小说里叫“情人”，法律上将袁建华和徐海霞们统称为“不正当男女关系”。

正因为这种尴尬的关系，在这个电话打来之前，徐海霞一直在为袁建华离婚不离婚、吃碗里的还是吃锅里的、下半年的房租谁拿、今年春节到哪里躲他老婆孩子等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唧唧呱呱”，而吃饭、做爱、吵架，日子百无聊赖。

可是现在不同了，他那个守活寡的老婆终于出手了，派了她弟弟和袁建华喝酒，阐明他们的态度。刚才那个女人还亲自打电话告诉徐海霞，袁建华早晚会回家的，现在婚姻法都改了，修理二奶是早晚的事。所以，徐海霞扣下电话就从天使变成了魔鬼。她觉得，袁建华他老婆敢打这个电话，一定是袁建华给她撑了

这种关系小说里叫
“情人”，法律上将袁建
华和徐海霞们统称为
“不正当男女关系”。

腰，或有了他浪子回头的许诺。好啊！袁建华，你跟我来这套。

徐海霞“呼”地一下坐起来，动作大到把袁建华都惊醒了，他翻了个身，右手朝徐海霞搂过去，一下子扑了个空，脑子慢慢清醒了。这一下，两边的腮像被烫熟了似的木木地疼，只敢平躺着，用手一摸，可不肿得像用激素养出来的茄子，一掐流清水。刚才发生的事一点一点被他想清楚了，他也猛地坐起来。他清楚地记得晚上在泰山路吃烤肉时，和小舅子没动手，两个人喝啤酒喝干红还喝补酒，最后还是他小舅子叫的出租车让他自己回去的。他还记得小舅子让司机把他拉到海云庵小区，那是他的家，而他还没忘了半路上让司机改去东部，那是他和徐海霞的家。一切正常，那么这些伤一定是徐海霞干的。分析到这里，袁建华跳起来大叫了一声：

“你这个×养的，叫我没脸见人了！”

这一叫，黑暗里就亮起了两只野兽一般的绿眼珠子。两束杀气腾腾的目光预示，今夜要出人命了。

“袁建华，你不是人，吃我的喝我的还骗我的，你回家呀你回家呀，我早就够了，你不用叫你老婆来教训我……”徐海霞把牙咬得“咯吱咯吱”响，发出野兽磨牙的声音。

“告诉你，不管谁来告诉你，我也早就够了，你以为你是个什么好东西？”

袁建华为徐海霞把花她的钱挂嘴皮子上早就恨得牙根痒痒，今天一定要借酒壮胆，灭灭这娘儿们的威风。他还没等徐海霞还口，就扔出了撒手锏：“别以为你和陈处长的事我不知道，今天上午我差一点把他从17楼窗户扔出去，你们干的好事别以为能背着我！”他冷笑着说。

“你……你……”徐海霞气得倒退几步，上气不接下气地

谁的爱情不上锁

说：“袁建华，你算我什么人？你敢管我的闲事，你把心掏出来问问，我不和陈处长搞好关系，你哪来的活干，我干什么不是为了你，你这没良心的东西！”

“良心，什么是良心，你回家问问你爸爸吧。徐大局长在外面搞情人，搞得满城风雨；我算什么，我和你这么多年都不搞别的女人，这才叫良心。”袁建华抓了理，拍得胸膛“当当”响。

徐海霞一挺身跳过来，伸出手却被袁建华一把抓住，一腔怒火只好从嘴里喷出来：“你算什么玩意儿，揭我的老底！你这是没有理了，你不讲道理！”

“你讲道理？你是个什么东西，二奶！明白吗？我袁建华的二奶——你遗传你奶奶，你奶奶不是人家的二姨太吗？当年就是二奶……”袁建华只管抓住徐海霞的手狠揭她的老底，在他占不到理的时候，这是制胜的法宝。

“你放屁！”徐海霞终于大放粗口。

“我奶奶是谁我知道，我爷爷用小洋楼养我奶奶你不知道吧？她给他守节，她值，单是他给她那个宝石金锁就值好几十万哪，南非的金子，巴西的水晶，意大利的金匠做的，那是我家的传家宝呢——还有，要不是当年扔了小楼，现在要建高架桥，小楼要拆迁了，拆迁费一平方3000多元哪！你懂什么，这是100万，100万呐，这就是她的价值。你给我什么了？别说100万，就是对我好点，我也知足了，可是你呢？吃我的喝我的骗我的……”

徐海霞又旧话重提了，袁建华彻底火了，这是男人的自尊问题！他大吼：“你给我闭嘴！揍你揍得轻了！”他还没说完，下身一沉，已重重挨了徐海霞一脚，袁建华疼得趴在床沿上眼泪都迸出来了。

袁建华稍一喘气，马上反攻上来，两个人只穿了内裤，袁

他们从卧室打到客厅，又从门里打到门外，从四楼打到一楼。

建华光着膀子，徐海霞胸前胡乱挂了个胸罩，他们从卧室打到客厅，又从门里打到门外，从四楼打到一楼，“噼啪噼啪”，“嘀哩咕噜”，又哭又叫。楼上好多人家亮起了灯，这是半夜12点，正是人家刚睡下的时候。邻居因为习惯了这样的动静，又一家家关了灯。反正出不了人命，两口子打仗，连警察都不管，谁管？何况他们做邻居三年了姓什么都不知道。

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两人的胳膊上已被咬得青紫一片，徐海霞骂人的声音也像被打掉了牙一样变得含混不清了。正当二人要赤身裸体不顾廉耻从一楼楼梯口打到马路上的时候，徐海霞突然趴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呕吐起来，像要把五脏六腑全呕出来，而且像发了癫痫病一样地浑身抽搐。袁建华慌了，呆站了好几秒钟。今天真要出人命了，徐海霞把苦胆水都吐出来了，她挣扎着对袁建华哀叫了一声：“扶我上去……”，就昏了过去。

这一夜真的出了人命。

徐海霞怀孕了。

2

这件事第二天就得到证实。

这一次，妇产科的童大夫很不高兴地给她开妊娠尿检化验单，徐海霞从她的表情判断，不用化验也是怀孕无疑。她的脸也黄了，头发扎煞着，月经拖了近一个月没来，所以还没去化验，童大夫就数落开了：

“你这不是拿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儿吗？真是作孽啊，腊月二十三那天我给你流过个，现在是不是不到四个月，你怎么这么没数？”

童大夫是袁建华他小妹袁建敏的婆婆。徐海霞经常去找童

大夫，熟悉到童大夫可以像母亲那样心疼地埋怨她。

徐海霞的眼泪“哗”地就流出来了，这样的话她妈都不曾说过。但她今天说话有障碍，昨夜那场恶斗，袁建华没给她打下牙来，口腔里却撕开个两公分长的口子，她还得去外科缝合。所以她含糊着说了句：“以后再不会了。”就拿着单子跑了。

徐海霞把装晨尿的塑料杯递进检验窗口，化验员让她20分钟后取结果。她赶紧去外科挂号，好在普外科也不是第一次进，每次受伤后她都是这里的常客。

实习大夫给她缝合着嘴里的伤口，还奇怪地自言自语：“哎，伤在这种地方可挺稀罕，怎么伤的？”徐海霞不搭理他，她心里正痛岔了气，流产找妇科，外伤找外科，伤透了心找哪科？这个把爱情当饭吃的女人，被她那个靠爱情吃饭的男人伤透的心，此刻已奄奄一息。

徐海霞不是第一次怀孕了。现在做这种小手术简直跟治感冒一样，连十几岁的小丫头都镇定自若，这是从肉体上讲的。从内心深处，每一次躺到妇检台上，她都会哭得肝肠寸断，别看她敢和袁建华斗得天翻地覆，可她就是没有给他生个孩子的权利，而袁建华他老婆就有，他儿子现在都14岁了。生孩子是连女盲流都有的权利，而徐海霞这种尴尬的角色就没有，这让她感到自卑到底了，她曾为每一个从她身体里剥离出去，被扔进垃圾桶的所谓孩子而痛心不已。

可是今天不同了，徐海霞恨不得把子宫挖出来。这是袁建华的孽种，就像袁建华藏在她肚子里，把她的一切搅得翻江倒海，她已下定决心一刀两断，先处理他的孽种。

等她再回到检验窗口，一个小时早过去了，化验单积攒了一大摞。徐海霞挤进人堆里扒拉着翻找。春末的天气已经很燥

她曾为每一个从她
身体里剥离出去，被扔
进垃圾桶的所谓孩子而
痛心不已。

热了，她汗流浹背，前翻后翻还是没找到自己的化验单。翻着翻着，她的手指像“指蹼”了一样不会动了，让她后悔一辈子的事突然间发生了——

她发现了一张妊娠化验单。

一个名字被翻了出来：曲莉莉！不错，是曲莉莉，39岁，不会是别的曲莉莉。这个名字像注射的针头一样戳进她的眼珠，徐海霞没多想就迅雷不及掩耳地抽出了这张单子，一把揣到口袋里，还像作贼一样四处张望了一会儿，的确没看到曲莉莉也没看到她所认识的什么人。

徐海霞坐到走廊边的塑料椅子上喘了口气，拿出单子又仔细看了看，没错，还是曲莉莉，妊娠化验阴性。她慌慌张张把单子塞进裤子口袋，然后鬼鬼祟祟出了门诊楼的大门，想证实自己的大胆想象。

不妙的是，转遍了医院的院子也没发现曲莉莉的影子，她有些后悔了，怀疑自己拿错了，也许应该把单子放回去。正当她要转身进去的时候，她看见树丛后停着一辆黑色奥迪，太熟悉了，她几乎不敢想，索性转到树后，混进待产孕妇的亲属堆里。然后她看见了车牌，心脏猛地提到嗓子眼儿。

那是她父亲徐治国局长的车。

从反光镜里看，曲莉莉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戴着墨镜徐海霞也认识她，因为长得丰满细腻，袁建华曾叫她“小核荔枝”。

其实，这时候徐海霞还没有使天下大乱的想法，对这个女人，因为同病相怜的缘故，她不像妹妹徐海燕那样对她苦大仇深。

曲莉莉的确是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单从她的名字看，就水灵灵娇滴滴惹人疼爱。这个女人身材不高，却周身玲珑，山